

群山的聲音

阿來序跋精選集

阿 來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群山的聲音

阿來序跋精選集

阿來 / 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群山的声音:阿来序跋精选集/阿来著.——成都:四川文艺出版社,2018.9

ISBN 978-7-5411-4916-0

I. ①群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序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78699号

QUNSHAN DE SHENGYIN: ALAI XUBA JINGXUANJI

群山的声音:阿来序跋精选集

阿来 著

责任编辑 王筠竹
封面设计 叶茂
内文设计 史小燕
责任校对 蓝海
责任印制 喻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7(发行部) 028-86259303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排 版 四川最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40mm×203mm 1/32
印 张 9.75 字 数 230千
版 次 2018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916-0
定 价 46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028-86259301

群山的聲音

阿 / 來 / 序 / 跋 / 精 / 選 / 集

目录

01.

- 003 … 落不定的尘埃——《尘埃落定》后记
- 009 … 《大地的阶梯》序
- 018 … 《大地的阶梯》后记
- 025 … 《旧年的血迹》重版自序
- 032 … 文学延展的生命空间——《阿来文集》后记
- 036 … 在诗歌与小说之间——《就这样日益丰盈》后记
- 040 … 为什么要写作小说——《格拉长大》后记
- 042 … 流水账——《宝刀》后记
- 046 … 《格萨尔王传》：一部活着的史诗——《格萨尔王》后记
- 060 … 小说，或小说家的使命——《格拉长大》（韩文版）序
- 064 … 《空山》三记——有关《空山》的三个问题
- 077 … 华文，还是汉语——《遥远的温泉》（香港版）序
- 081 … 《看见》序
- 084 … 《草木的理想国：成都物候记》序

089 … 为《尘埃落定》出版十五周年而作

——《尘埃落定》（十五周年纪念版）后记

092 … 我不是在写历史，而是在写现实——《瞻对》序

096 … 文学更重要之点在人生况味——“山珍三部”序

098 … 《阿来的诗》序

106 … 就像袒露一个巨大的情感与精神秘密

——微信公众号“阿来的坝子”发刊词

02.

113 … “锋线科幻系列”序

118 … 《雯萍小说集》序

120 … 身与心的云南——《日暮乡关》序

124 … 《樽前谈笑》序

128 … 在一本书中游历故乡——《羌戎考察记》序

132 … 《守望牧歌》序

136 … 《幸存者说》序

139 … 《平凡——“5·12”汶川大地震百日记》序

144 … 《震中行》序

147 … 《九寨缘》序

150 … 小说中的史——《触摸》序

153 … “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书系”序

- 155 … 治与乱的历史与现实——《金川历史文化览略》序
- 161 … 小篇幅也是大小说——《穿越 2012》序
- 165 … 为“康巴作家群书系”序
- 169 … 民族文化，多样性中的多样性——《雪山土司王朝》序
- 173 … 从细部进入历史——《成都市井闲谭》序
- 176 … 一部研究活态史诗《格萨尔》的力作
——《艺人、文本和语境：文化批评视野下的格萨尔史诗传统》
代序
- 182 … 《康若文琴的诗》序
- 188 … 沉静的宣叙——《钢的城》序
- 194 … 为“阿坝作家书系”序
- 197 … 《饥饿的女儿》序
- 201 … 云行雨步，临观异同——《也看风景也读书》序
- 204 … 爱花人说识花人——《看花是种世界观》序
- 208 … 处处为家处处家——《行走的达兰喀喇》
- 211 … 好小说的两个标准——《追赶与呼喊》代序

03.

- 217 … 在新的高度自由歌唱——读《阳光与人群》
- 227 … 《藏地密码》，或类型小说
- 231 … 掬取比意识和理性更深沉的东西——钟正林小说印象

234 … 一本书与一个人——周克芹印象

239 … 达真，扎根在康巴高地上的写者

243 … 《缚戎人》：诗中的悲剧故事

247 … 雪域精灵与世界的相遇——记油画家林跃

250 … 写龙仁青，也是写我自己

255 … 落墨偏爱花世界——读何水法先生众花图有感

259 … 不是印象的印象，关于迟子建

264 … 马尔克斯与《百年孤独》

——十月文学院“名家讲经典”系列文学讲座

283 … 从中国偷走茶叶的英国“罪犯”

——读《茶叶大盗：改变世界的中国茶》

289 … 一头煽动了鸦片战争的商业巨兽

——读《东印度公司：巨额商业资本之兴衰》

296 … 鸟类的悲剧是地域的，家族的宿命也是属于这个地域的

——读《心灵的慰藉：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》

302 … 除了理性与感情融合的力量，我们更感到一个伟大科学家强

大的人格力量——读《爱因斯坦晚年文集》

01.

为过往的历史存真，
为消逝的生活留影。

落不定的尘埃

——《尘埃落定》^① 后记

差不多是两年前秋天的一个日子，我写完了这本小说最后一个字，并回到开头的地方，回到第一个小标题《野画眉》前，写下了大标题《尘埃落定》。直到今天，我还认为这是一个好题目。小说里曾经那样喧嚣与张扬的一切，随着必然的毁弃与遗忘趋于平静。

就我本身而言，在长达八个月的写作过程中，许多情愫，许多意绪，所有抽象的感悟和具体的捕捉能力，许多在写作过程中才产生出来的对人生与世界的更为深刻的体验，都曾在内心里动荡激昂，就像马队与人群在干燥的山谷里奔驰时留下的高高尘土，像炎热夏天里突兀而起的旋风在湖面上揽起高高的水柱。现在，小说完成了，所有曾经被唤醒、被激发的一切，都从升得最高最飘的空中慢慢落下来，落入晦暗的意识深处，重新归为了平静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也不是一种突然的终止，巨大的尘埃落下很快，有点像一个交响乐队，随着一个统一的休止符，指挥一个有力的收束的手势，戛然而止。

^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。

但好的音乐必然会有余音绕梁，一些细小的尘埃仍然会在空中飘浮一段时间。

于是，我又用了长篇中的银匠与那个有些古怪的行刑人家族的故事，写成了两个中篇《月光下的银匠》与《行刑人尔依》，差不多有十二万字。写银匠是将小说里未能充分展开的部分进行了充分的表达。而写行刑人的八万字，对我来说更有意思一些，因为，行刑人在这个新的故事里，成了中心，因为这个中心而使故事、使人产生了新的可能性。从而也显示出一篇小说的多种可能性。这两个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与《花城》杂志上，喜欢这部小说的人，有兴趣可以参看一下。

两个中篇完成已是冬天，我是坐在火炉边写完这些故事的。此时，尘埃才算完全落定了。窗外不远的山坡上，疏朗的桦林间是斑驳的积雪。涤尽了浮尘的积雪在阳光下闪烁着幽微的光芒。

每当想起马尔克斯写完《百年孤独》时的情景，总有一种特别的感动。作家走下幽闭的小阁楼，妻子用一种不带问号的口吻问他：克雷地亚上校死了。加西亚·马尔克斯哭了。我想这是一种至美至大的境界。写完这部小说后，我走出家门，把作为这部作品背景的地区重走了一遭，我需要从地理上重新将其感觉一遍。不然，它真要变成小说里那种样子了。眼下，我最需要的是使一切回复到正常的状态。小说是具有超越性的，因而世界的面貌在现实中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。

一种更能为人所接受的说法应该是，历史与现实本身的面貌，更加广阔，更加深远，同样一段现实，一种空间，的确具有成为多种故事的可能性。所以，这部小说，只是写出了我肉体与精神原乡

的一个方面，只是写出了它的一种状态，或者说是我对它某一方面的理解。我不能设想自己写一种全景式的鸿篇巨制，写一种幅面很宽的东西，那样的话，可能会过于拘泥于历史与现实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营造真实感耗散精力，很难有自己的理想与生发。我相信，作家在长篇小说中从过去那种上帝般的全知全能到今天更个性化、更加置身其中的叙述，这不只是小说观念的变化，作家的才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或者说，这个时代选择了另一类才具的人来担任作家这个职业。

如果真的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小说，那么也就应该承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。

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在处理特别的题材时，也有一种普遍的眼光，普遍的历史感，普遍的人性指向。特别的题材，特别的视角，特别的手法，都不是为了特别而特别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绝不无条件地同意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种笼统的说法。我会在写作过程中，努力追求一种普遍的意义，追求一点寓言般的效果。

因为我的族别，我的生活经历，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取是一种必然。如果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部小说真还有一些特别之处，那只是为了一种更为酣畅，更为写意，从而更深刻的表达。今天重读这部小说，我很难说自己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大的成功，但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其中所做的努力。我至少相信自己贡献出了一些铭心刻骨的东西。正像米兰·昆德拉喜欢引用胡塞尔的那句话：“因为人被认识的激情抓住了。”

至少在我想到下一部作品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继续努力的方向，而不会像刚在电脑上打出这部小说的第一行字句时，那样游移不

定，那样迷茫。

在这部作品诞生的时候，我就生活在小说里的乡土所包围的偏僻的小城，非常汉化的一座小城。走在小城的街上，抬头就可以看见笔下正在描绘的那些看起来毫无变化的石头寨子，看到虽然被严重摧残，但仍然雄伟旷远的景色。但我知道，自己的写作过程其实是身在故乡而深刻地怀乡。这不仅是因为小城里已经是另一种生活，就是在那些乡野里，群山深谷中间，生活已是另外一番模样。故乡已然失去了它原来的面貌。血性刚烈的英雄时代，蛮勇过人的浪漫时代早已结束。像空谷回声一样，渐行渐远。在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的过渡时期，社会总是显得卑俗；从一种文明过渡到另一种文明，人心猥琐而浑浊。所以，这部小说，是我作为一个原乡人在精神上寻找真正故乡的一种努力。我没有力量在一部小说里像政治家一样为人们描述明天的社会图景，尽管我十分愿意这样。现在我已生活在远离故乡的城市，但这部小说，可以帮助我时时怀乡。

在我怀念或者根据某种激情臆造的故乡中，人是主体。抑或将其当成一种文化符号来看待，也显得相当简洁有力。而在现代社会，人的内心更多的隐秘与曲折，却避免不了被一些更大的力量超越与充斥的命运。如果考虑到这些技术的、政治的力量是多么强大，那么，人的具体价值被忽略不计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其实，许多人性灵上的东西，在此前就已经被自身所遗忘。

这样的小说当然不会采用目下的畅销书的写法。

我也不期望自己的小说雅俗共赏。

我相信，真正描绘出了自己心灵图景的小说会挑选读者。

前些天，一个朋友打开了我的电脑，开始从第一章往下看，我

很高兴地看到她一边移动光标，一边发出了心领神会的微笑。我十分珍视她所具有的幽默感与感悟能力。她正是我需要的那种读者。一定的文学素养，一双人性的眼睛，一个智慧的头脑，一个健康活泼的心灵，而且很少先入为主的观念。至少我可以斗胆地说，我更希望是这样的读者来阅读我的小说，就像读者有权利随意表示自己喜欢哪一种小说一样。在我们国家，在这个象形表意的方块文字统治的国度里，人们在阅读这种异族题材的作品时，会更多地对里面一些奇特的风习感到一种特别的兴趣。作为这本书的作者，我并不反对大家这样做，但同时也希望大家注意到在我前面提到过的那种普遍性。因为这种普遍性才是我在作品中着力追寻的东西。这本书从构思到现在，我都尽了最大的力量，不把异族的生活写成一种牧歌式的东西。很长时间以来，一种流行的异族题材写法使严酷生活中张扬的生命力，在一种有意无意的粉饰中，被软化于无形之中。

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。欢乐与悲伤，幸福与痛苦，获得与失落，所有这些需要，从它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，生活在此处与别处，生活在此时与彼时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所以，我为这部小说呼唤没有偏见的，或者说愿意克服自己偏见的读者。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：人。

当然，这部小说肯定不会，也不能只显示出思想与时间的特质，它同时也服从了昆德拉所说的那种游戏的召唤。虚构是一种游戏，巧妙谐和的文字也是一种游戏，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话，严肃的小说里也有一个巨大的游戏空间。至少，对富于智慧与健康心智的人来说，会是这样。

想想当有一天，又一种尘埃落定，这个时代成为一个怀旧的题

材，我们自己在其中，又以什么样的风范垂示于久远呢？

而当某种神秘的风从某个特定的方向吹来，落定的尘埃又泛起，那时，我的手指不得不像一个舞蹈症患者，在电脑键盘上疯狂地跳动了。下一部小说，我想变换一个主题，关于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流浪。看哪，落定的尘埃又微微泛起，山间的大路上，细小的石英沙尘在阳光下闪烁出耀眼的光芒。我的人本来就在路上，现在是多么好，我的心也在路上了。

唉，一路都是落不定的尘埃。你是谁？你看，一柱光线穿过那些寂静而幽暗的空间，便照见了许多细小的微尘飘浮，像茫茫宇宙中那些星球在运转。

《大地的阶梯》序^①

这个书名由来已久。

那是七八年前的事了，我从一座小寺庙里出来。住持让手下唯一的年轻喇嘛送我一程。他把我送出山门，并把我寄放在门房的小口径步枪交还给我。

下午斜射的阳光照耀着苍熏的群山，蜿蜒的山脉把人的视线延伸到很远的地方。山下奔涌不息的大渡河水也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闪烁不定的金光。

我对这个年轻的喇嘛说：“请回去吧。”

他的脸上流露出些依依不舍的表情，说：“让我再送送你吧。”

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通过这四五个小时的访问，我们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多么深厚的友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在我做客的大部分时间里，我都在跟他的上司——这座山间小寺的住持喇嘛争论。因为一开始他就对我说，这座小庙的历史有一万多年了。宗教从诞生之初，就具有对日常生活的超越能力。但很难设想产生于历史进程中

^① 《大地的阶梯》最早由云南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。本文选自2017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的版本，与初版略有不同。